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 
第二十三回 柳湘蓮再力救薛蟠 花襲人重錯認寶玉

話說平安州坊子裡，三更時分，忽然大門有人撞的十分兇險。當槽兒的聽見了，便問：「是什麼人？」連忙起來看時，只見門外有火把照亮，便嚇慌了，忙道：「不好了，有了強盜來了。」說着，大門外連劈帶衝，大門早下來了，進來了四五個稍長大漢，手裡明晃晃的刀子。當槽兒的嚇的躲起來了。這一起人進了大門，直擁到裡面，便把薛蟠的房門砍開，火把明亮，薛蟠正要起來穿衣不及，早被一人捺住，把刀在他臉上一晃道：

「小子，你的銀子放在那裡？說罷，你不說就殺了你。」薛蟠嚇的亂抖，忙說道：「只有一千銀子的貨物，要便拿了去罷，銀子是沒有。」旁邊又有一人說道：「小子，你一千銀子貨物，還有兩千現銀子呢？你說了，好多著呢。鮑老二，你放手叫他說。」只見那捺他的那人道：「他不說，咱們就搜不著嗎？小子，你說不說？」

那時張德輝剛穿了衣裳，不敢下來，在帳子裡發抖，偷眼看時，只見那捺住薛蟠的人道：「小子，你不說嗎？罷了，你說了，是咱也要找你腦袋；你不說，咱也是要找你的腦袋的。」

薛蟠已經嚇昏了，不省人事。那人便舉起刀來，對著薛蟠的脖子使勁兒的砍了下去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猛然門外又踴進來了一個人，手裡拿著兩把寶劍，左手一起，便從後面先挑掉了那個人的刀，落在地下；右手一劍，早把他的腦袋削下來，拖著身子便倒在地下了。

還有三個人見了，便舉刀一齊都奔這使劍的人砍來。這個人虛晃了一劍，便退出門外。那三個齊趕出去，舉刀便砍。這人左手一劍，便刺中先出來的一個人的咽喉。那人往後便倒，恰跌在那兩個人的身上。這人趁勢，右手一劍，早砍中一個人的肩膀。兩個人便都倒了，那一個慌了手腳，恰待要走，這人趕上又是一劍，也結果了他的性命。

那張德輝見人都出去了，便輕身下牀來偷看，只見旁邊還站著一個人，在那裡哈哈大笑道：「殺的好，殺的好！」這使劍的人，便拿了火把，把大門外看了一看，回來道：「這幾個強盜都死了。」因把火把遞給張德輝，教點起燈來，看看可有丟落什麼東西沒有？張德輝點上了燈，把這使劍的人細細的看了一看，上前作揖道：「尊駕是柳二爺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不知道什麼柳二爺，我姓張。你們的東西也沒有失落，這幾個屍首，明早是要報官相驗的，只說是你們自己殺的。我們還有要緊的事去呢，不能等待了。」說著，便和那個站著笑的人，一同出門去了。

張德輝料想不能挽留，也只好由他去了。那當槽兒的也出來了，張德輝便問他，這兩個人是什麼人？那當槽兒的道：「這一個姓柳，那一個姓賈，昨兒晚上原說是四更天就要去的，房飯錢已經開發過了。」

張德輝便進屋去看薛蟠，只見薛蟠已嚇得不省人事，連忙要了開水灌了下去，慢慢才甦醒過來，睜開眼睛，見了張德輝便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？」張德輝道：「這是坊子裡，你怎麼忘了呢？」薛蟠道：「我死了沒有？」張德輝道：「你好好兒的呢，那些強盜都被人殺了。」薛蟠聽見，便爬起來穿上衣服。張德輝道：「你倒是躺躺兒罷，何必趕著起來呢？」薛蟠道：「不妨事。」說著，便下炕來，看見裡外四個屍首，血跡滿地，便伸著舌頭道：「嚇死我了，到底是誰殺的？這救我的人在那裡呢？」張德輝便把才剛兒的事情，說了一遍道：「我問他是柳二爺麼？他說姓張。他們去後，我問當槽兒的，他說一個姓柳，一個姓賈。我那會子忙亂著，那裡還辨得清楚。這會子細想著，就不錯了。那姓賈的是寶二爺，那姓柳的是柳二爺了。」

薛蟠聽說，急的亂跳，便大哭起來，道：「我頭裡在道兒上，也是遇了強盜，虧柳二爺救了我。我們兩個人結了生死的弟兄。後來他出了家去，我找了他幾天，總找不著，我哭了好幾場。這會子又是他來救了我，他從前救我還是無意的，今兒救我竟是有心的。寶二爺也是出了家的，原來他們倒在一塊兒了。他們出家的人有什麼事，怎麼跑到這兒來做什麼呢？可不是他們已經能夠未卜先知，特意來的麼？怎麼我就昏死了，要不然怎肯當面錯過。他們還稀罕我謝麼，我還留得他們住麼？」

到底也和他們會會，說說話兒，問問他呢？我該死了，我該死了。」說著，還咬牙切齒的跺腳。

張德輝道：「事已過了，不必急了。倒是瞧瞧這死的人，我聽見那幾個人叫那要殺你的人是鮑老二。這鮑二我卻不認得，你且看看是不是？」薛蟠拿燈照看了一會道：「我認是認得鮑二，卻隔了四五年沒見了，這會子瞧著雖不真，估量著也是不錯的，只聽他們的話，也必定他了。頭裡榮府打死了何三的事情，那一起人必定就有這幾個在裡頭。鮑二因此害怕躲藏，不敢回來，已是四五年了。想是近來私下回家，探聽了消息來的。」

「張德輝道：「這總是在家門口訪察定了來的，這會子報官也不提這認得的話，不必累贅了。」因把這四個人的刀，拿了一把蘸上些血，說是自己防身的刀，拿他殺的。」

店主人和當槽兒的等天明了，便到衙門裡報了。少時老爺下來驗看，有劈破的大門，所遺下的火把、刀子為證，並同寓的客人都一樣口供，檢驗了傷痕，比對了刀仗不錯，便教地方抬去掩埋。餘人無乾，全行省釋。薛蟠又耽擱了一天。次日，始和張德輝趕起騾驢，動身回去，暫且不題。

再說柳湘蓮和寶玉救了薛蟠，便連夜離了平安州。次日到了京師城外，問著了紫檀堡，來到蔣玉函家敲門。裡面小廝開門出來，看見寶玉二人，便道：「可是甄二爺麼？」寶玉點頭道：「你們主人在家麼？」小廝道：「我們爺前兒回來了幾天，昨兒又進城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因上年在這裡打攪了，還沒來謝，今兒打從這裡過，特來道謝的。你們爺既沒在家，請你們奶奶出來罷。況且，你們奶奶頭裡都認得的。」小廝答應著，便進去了。不一時，捧出茶來道：「我們奶奶請爺的安，上年都簡慢的很，這會子不敢當謝的話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還當面有兩句話說，請你們奶奶出來，略見一面就是了。」這小廝又復進去說了，襲人只得出來。

寶玉見了，站起身來作了一個揖道：「襲人姐姐，好些時沒見了，上年借宿多蒙厚愛，時刻在心。今兒因和這個姓柳的朋友，出城有事，特來一見，有兩把棋扇，也算不得謝意，聊表寸心罷了。」說著，便遞了一個包兒過去。襲人接了，道：

「上年都簡慢了爺們，心裡還很過不去。這會子反又多謝東西，我們家裡又不在家，明兒等他回來，教他到府上來叩謝罷。」

寶玉道：「我原打量送些銀錢之物，也知道你不稀罕。這原算不得什麼，不過略盡我的一點心兒罷了。我還和這個朋友有事去呢。」於是，又作了一個揖道：「我去了。」襲人送至簷外，寶玉回身道：「襲人姐姐，請進去罷。」說著，和湘蓮二人，向襲人蝦了一蝦腰，便出去了。

襲人回到自己屋裡，把包兒打開，見裡面是兩把湘妃竹的紙扇，隨打開一把看時，見上面有字，都不大認的，只見後面像有「襲人」兩個字的似的。因又打開那一把看時，見後面卻沒有「襲人」的字樣，底下倒像有「賈寶玉」三個字的光景。

因素常看慣了這幾個字，故略有些認得。而且前面門方，都有「賈寶玉」這三個字的樣兒，因細細在心中想道：「甄寶玉怎麼寫賈寶玉呢？他一見了面，就作揖叫襲人姐姐。要是甄寶玉，前兒並沒這樣的稱呼禮數。況且，又說是好些時沒見了，及多蒙厚愛時刻在心，臨了兒又說，略盡我的一點心兒的話。倒像不是甄寶玉，竟是賈寶玉呢。難道前兒拿甄寶玉認做賈寶玉，這會子又拿賈寶玉認作甄寶玉麼？」心裡越想越發疑惑起來，因叫小廝立刻到城裡去請了蔣玉函回來，說有要緊的話說呢。

及至小廝回來，說爺沒在城裡，往通州去了，還得幾天才得回來呢。

又隔了六七天，蔣玉函方才回來。襲人便細細兒的告訴了他這話，取出扇子來給他看。蔣玉函打開看時，只見上面寫著的字都還認的。因念道：

前知漸識學參禪，記得偷窺離恨天。

說是優伶偏有福，誰知公子本無緣。

後面寫著「書贈襲人姐拂暑，怡紅院舊主人筆」。又打開那一把看時，只見上面寫道是：歸楊歸墨總無情，此日無顏可對卿。

記取□年多福滿，好來聚首在蓉城。

後面寫著「書請寶釵姐姐鑒原，愚弟賈寶玉拜上」。

蔣玉函念完了，襲人道：「怡紅院舊主人，可不是賈寶玉麼？那一把寫著寶釵姐姐的，又是給奶奶的，這必是叫我轉送去的。他不好明說，估量著上面寫著名字，自然不得錯的意思。

明兒就要進府走一趟去才好，也要把這扇子上的詩，請奶奶說說給我們聽聽，是些什麼意思呢？」蔣玉函道：「你說他同了個姓柳的朋友，那必定就是柳二爺了。可惜我偏偏兒的不在家，若在家裡遇見了就認出來了。天下就有這麼不湊巧的事，想來他們都得了道了，都能知道過去未來。甄二爺上年在這裡借宿，他就能夠知道，故托他的口氣進來，使人無疑，又知道我不在家，人都不認得，可不是過去未來他都能知道了麼。」襲人道：

「真正的話。罷了，上回把甄錯認作賈，這回把賈又錯認了甄，真是真假難辨了。」說著，便料理停當。次早便套了車，到榮府來了，暫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薛蟠回到家中，張德輝把貨物發出，還了一千銀子找項，除了一千銀子本錢，淨賺了一千六百兩銀子。薛蟠告訴薛姨媽說：「這趟買賣也就算很好的了。只是我這性命又幾乎送掉了，只當是在鬼門關又走了一趟來了。」因把探春留住，以及遇盜，又是柳湘蓮救命的事情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薛姨媽道：

「總是你命裡應該如此，不有此禍還必有他災呢。這也就還算罷了。」薛蟠道：「我也還得歇息歇息，再出門去罷。」因教人把探春的稟啟送到榮府去，便接寶釵回來。

寶釵在王夫人處看了探春、周姑爺的稟啟，知道又升到江西去了，便收拾套車回家。薛蟠便告訴了他，出外一路的始末緣由，因說：「我那會子嚇昏了，及自醒來，他們兩個都去了。

可見他們如今都算得了道了，要不然怎麼預先就知道了，先在坊子裡住著，把房飯錢都開發了，說四更天就要去的。他不是特意來等的嗎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殺人的時候，他倒在旁邊大笑，可不還是那麼傻氣麼？」薛蟠道：「任是怎麼傻氣，殺人的事可是玩兒的麼，他有个不怕的麼，這可就見他不是個凡人了呢。

「寶釵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是和尚不是呢？」薛蟠道：「我雖沒見，我也問來，我們張德輝伙計說，都是有頭髮的，都是俗家打扮。他認定是寶二爺和柳二爺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頭裡我們家老爺，親自看見是和尚呢。這會子，又是頭髮的，只怕不是他罷？」薛蟠道：「我們張德輝，是素常認得他的，怎麼得錯呢？」因又說起探春來，說了一會子，多姑娘出來向寶釵請了安。寶釵又到那岫煙屋裡，說了一會話。岫煙的女孩兒宛蓉，已是三歲了，便到寶釵面前來叫「姑媽」。寶釵便抱了他起來，和他說了一回玩話兒。說著，人來請吃飯，晚上便在薛姨媽屋裡住了。

到了次日，梳洗才畢，便到岫煙屋裡來閒坐。忽然那邊焙茗家的套車來接，說襲人來了，請奶奶回去，說有話說呢。寶釵便上車回來，到了怡紅院，襲人早迎了出來請安。寶釵進了屋裡坐下，襲人便細細的把這話告訴了一遍，拿出兩把扇子來，遞與寶釵。寶釵接了扇子道：「我昨兒家去，是我哥哥回來了接我回去的，告訴我路上又遇了強盜，又是柳二爺救了他的性命。柳二爺和二爺在一塊兒，柳二爺殺那些強盜的時候，二爺在旁邊看還哈哈的大笑呢。我問他是和尚不是呢？他說都是有頭髮的人，俗家的打扮。我說只怕他們認錯了罷，他說他伙計自來認得他們的，怎麼得錯呢？這會子，你又是這麼說，說起來這話，有幾天了？」襲人道：「這有八九天了。我還是因上回錯認了甄寶二爺的時候，後來想起二爺是出了家的，怎麼得錯認了人呢。昨兒二爺來了，說是甄寶二爺，我那裡還疑惑是賈寶二爺呢？原來二爺並沒出家做和尚的事。」寶釵道：「柳二爺和二爺救了我哥哥，必定就順道同到你那裡來的。想來總是在那一兩天裡頭的事。」襲人道：「可不是，那柳二爺出家在先，二爺在後，他們兩個人原來是在一塊兒的。我們家裡的說的，也是說他們是都得了道了。故此都能知道過去未來的事情了。

奶奶且把這扇子打開，看看上頭寫的是些什麼意思？」

寶釵隨打開了一把看時，見上面寫著「書贈襲人姐拂暑」，又看了詩句，點了點頭兒道：「他說你們是一定的姻緣，他早已就知道了的。不是你頭裡還告訴我換汗巾子的話麼，我就說是，可見是一定的姻緣了。我是因你告訴了我，我才知道的。

他是不要你告訴他，早就知道了的。」襲人道：「我記得，從前要學紫鵲跟四姑娘出家的時候。二爺就說我是不能享這個清福的。可見那時候二爺就有些知道後來的事情了。這把扇子是給我的，那一把是給奶奶的。奶奶也看看，是些什麼話呢？」

寶釵又打開那把扇子，看了一遍，也點點頭兒。襲人道：

「奶奶也說說給我們聽聽呢。」寶釵道：「遲四十年之後，他說還會在一塊兒呢。再過四十年，可不都要死了麼，死了自然在陰間要會見的。」襲人道：「二爺是得了道的人，怎麼還死呢？想必是四十年後，就來度奶奶成仙去的意思。」寶釵笑道：

「我連陰間的話都不大信，何況是什麼度了人成仙去的事呢？」

我最不信的是這些渺茫的話。」襲人道：「現在他們都能知道過去未來了麼，怎麼還說是渺茫的話呢！」寶釵道：「四姑娘他歡喜講究這些話，且把這兩把扇子拿給他看看去，看他怎麼說？」

於是，同了襲人到了櫳翠庵中，寶釵便把兩把扇子遞與惜春道：「有兩把詩扇，特來請教請教。」惜春接來，先打開襲人的扇子看了一遍，因想起花席的圖畫及「堪羨優伶有福，誰知公子無緣」的話來，因連連點頭兒道：「二哥哥他因偷窺，才得前知。我也偷窺過的，故也略知一二。看來總是一樣的話，可見萬事皆有一定的道理。」又把那一把打開，看了一遍道：

「我前兒不說過，二嫂子你有大福享在後呢。我今兒告訴你罷，二十年之內我就先到芙蓉城等你去了。四十年後，我們大家都在那裡相聚就是了。」

寶釵道：「芙蓉城可就是酆都城不是？」惜春道：「芙蓉城就是離恨天，那是仙境，怎麼是陰司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我記得詩上有『芙蓉城中花冥冥，誰其主者石與丁』，我看那總是文人的寓言，那裡實在有這個地方呢？」惜春道：「二嫂子，你既知道這詩，我就索性告訴你罷。二哥哥銜玉而生，名為寶玉，其實非玉，本質乃是補天之石。故『石與丁』之『石』，就是二哥哥的前身了。那『石與丁』之『丁』，就是柳湘蓮的前身。故此二人，皆是芙蓉城主。這會子，功行未滿，尚同在人間，將來功行圓滿的時候，就都歸還原處去了。」襲人道：

「怪不得二爺和柳二爺在一塊兒呢，原來是都有根基，同在龍華會上的人哪！」

正說時，只見紫鵲在外打著簾子道：「小蘭大奶奶來了。」

「傳秋芳進來，先請了安，道：「二孀娘也在這裡麼，襲人姐姐來了，怎麼沒到我那裡坐坐去呢？」襲人道：「我是才剛兒來的，還沒過來請安呢。」寶釵便把襲人的話告訴了他一番，又把兩把扇子拿與他看了。秋芳道：「看來二叔叔得道，只怕是芙蓉城主罷。」惜春笑道：「可不是呢，二嫂子，你這可信了麼？」寶釵笑道：「『子不語怪』，『子罕言命』，都是難以稽考的事。我是個愚鈍的人，縱然信也不得十分真切。」秋芳道：「二孀娘，你不見聖人尚知防風之骨，肅慎之矢，商羊萍實之類，又何嘗不語怪呢？」

惜春笑道：「你們不用說了，我們要下棋了。」寶釵笑道：

「你真是個棋癖了。我竟要做林和靖去了呢。」秋芳笑道：「姑娘，二孀娘他笑我們是屎棋呢。」惜春也笑道：「他說林和靖不能擔糞與著棋。那林和靖他是自己不會下棋，故此才這麼說；他要是會下棋的，又不這麼說了。」紫鵲送上棋枰，二人對著下了半天，為了一個劫，秋芳的劫少，惜春的劫多，打到後來，秋芳沒了劫了，惜春輸了七個子兒。寶釵笑道：「明兒再下罷，我們都

要回去了。」於是，大家散了。襲人便在寶釵屋裡住了一夜，次日方才回去。未知後文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